

THE TEMPLAR LEGACY

圣殿骑士 遗命



[美]史蒂夫·贝利

1719 4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[美]史蒂夫·贝利 (Steve Berry) 著 张振东

I712.4
281

2006

圣殿骑士 遗命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版权合同登记号 06 - 2006 - 7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殿骑士遗命/(美)贝利著;张振东译. —沈阳:
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6. 8

ISBN 7-5382-7825-7

I. 圣... II. ①贝... ②张... III. 长篇小
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7902 号

A Ballantine Book Published by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
Company

The Templar Legacy Copyright © 2006 by Steve Berry

Maps copyright © 2006 by David Lindroth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 Books,
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
House, Inc.

本书由兰登出版集团 Ballantine 授权,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
授权,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。未经出
版者书面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。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
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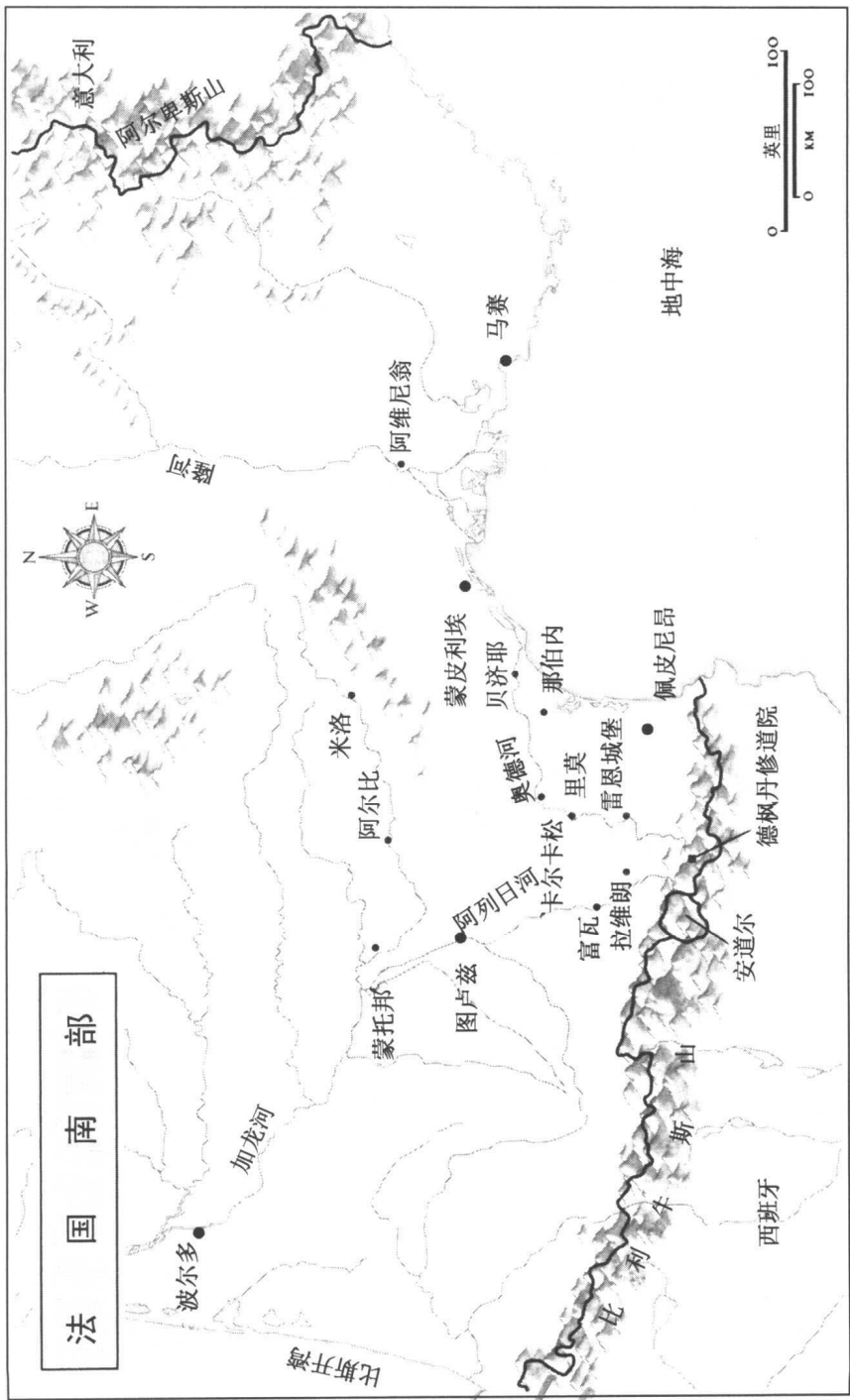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字数: 280 千字 印张: 22

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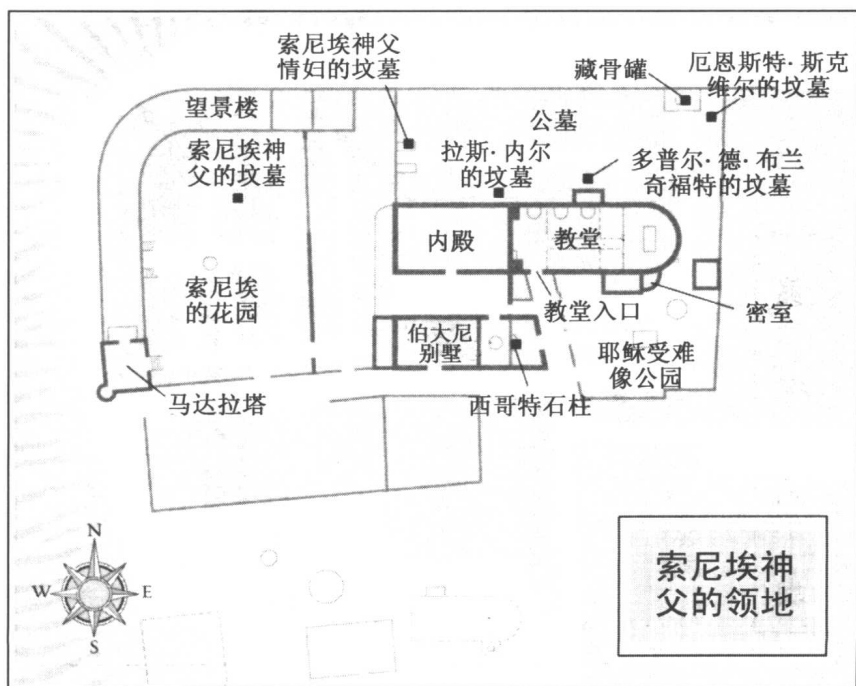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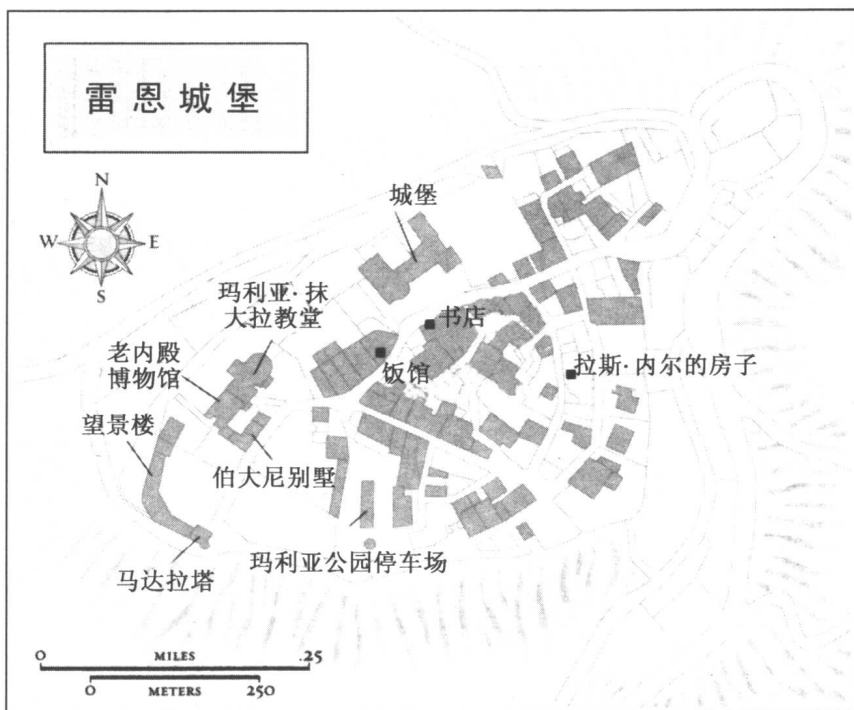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张国际 丛立先 责任校对: 程云琦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: 南京展望

定价: 26.00 元



法国南部



序 章

法国巴黎

1月13日

雅克·德·莫莱只想求得一死，但他知道他的灵魂永远也不会得到救赎。他是圣殿骑士团的团长，也是所罗门神庙的第22任主人。可在最近的三个月里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：德·莫莱和他的500名兄弟一起，沦为了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的阶下囚。

“你给我站起来！”站在门口的纪尧姆·英伯特命令道。

德·莫莱躺在床上，没有动。

“死到临头了，还那么无礼？”英伯特说道。

“我剩下的，只有傲慢！”

英伯特长了一张马脸，看上去很滑稽。德·莫莱注意到，英伯特的脸像雕像一样刻板，冷漠得没有任何表情。英伯特是法国大检察官，也是菲利普四世的私人牧师，菲利普四世对英伯特言听计从。很多次，德·莫莱都很迷惑，到底是什么给他的灵魂注入了欢乐和痛苦，不过，他知道如何来激怒英伯特。

“你别想让我为你做任何事。”

“可你已经做了，只是你还没认识到罢了。”

是的，德·莫莱确实在无意中帮助英伯特做了一些事，现在他又一次懊恼自己的软弱了。自从10月13日被逮捕以来，英伯特就一直对德·莫莱和他的兄弟严刑逼供，他的许多兄弟都在酷刑之下屈服了。德·莫莱也曾经屈服过，他在回忆着他当时的供词：所罗门神庙的人不相信上帝耶稣基督，还藐视上帝，有人居然朝十字架吐口水。德·莫莱记得，他还给他的兄弟们写了一封信，劝唆他们像他一样屈服，他的许多兄弟都这么做了。

偏偏就在几天之前，教皇陛下——克莱门特五世的使者，也来到了巴黎。众所周知，克莱门特是菲利普的傀儡。去年夏天，德·莫莱带着大量的佛罗林金币来到法国，他原以为，菲利普将会用这些钱来享乐。然而，他却低估了菲利普：菲利普觊觎的可不是那些鸡零狗碎的贡品，他想攫取的是整个骑士团的财富。菲利普一手炮制了圣殿骑士的罪名，把他们定罪为异端，一天之内就逮捕了几千

人。德·莫莱已经向教皇的使者报告了他和他的兄弟被严刑逼供的经过，并且公开推翻了他的供词，他知道他这样做会遭到疯狂的报复。为此，他说道，“我想，现在菲利普可能很关心罗马教皇是否有这个勇气。”

“侮辱抓你的人可不是什么聪明的做法。”英伯特说道。

“那怎么做才叫聪明呢？”

“乖乖的，照我们的话去做。”

“那让我怎么去面对上帝呢？”

“你的上帝在等着你和其他每一个圣殿骑士招供呢。”英伯特的声音依然是那么刺耳，从他的声音里根本听不出他在想什么。

德·莫莱不想跟他争辩。在过去的三个月里，德·莫莱在严刑拷问和剥夺睡眠的痛苦中受尽了煎熬。冰冷的镣铐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，在上刑的时候，他躺在拷问台上，涂满了油脂的双脚被摁在烈火边炙烤。这还不够，他还时常被逼着观看醉醺醺的狱卒拷问其他的圣殿骑士。德·莫莱对自己此前的屈服感到无比耻辱，他决心以后再也不为英伯特之流做任何事情。他疲惫地躺在散发着恶臭的床上，此刻他惟一的念头就是让狱卒立马滚蛋。

英伯特打了个手势，两个狱卒立刻从牢门里挤了进来，走到德·莫莱的床边，猛地将他一把拉起。“把他带过来。”英伯特命令道。

德·莫莱是在巴黎神庙里被逮捕的，从去年10月到现在，他已经度过了三个月的囚徒生活。那座高高的四角塔楼原来是圣殿骑士的总部——财政中心。以前，这里并没有拷问室；现在，经英伯特的临时改造，这座礼拜堂已经变成了充满怨毒的场所——一个德·莫莱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多次前来的地方。

德·莫莱被拖入礼拜堂，站在了黑白方格的地板中央。在这个镶嵌着星符的天花板下，德·莫莱曾经迎来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兄弟加入骑士团。

“我听说，”英伯特说道，“这是你们举行秘密仪式的地方。”他拖着黑色长袍，向着这个长条形房子的另一端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，在一个布满雕刻的立柜前停了下来。德·莫莱对这个立柜再熟悉不过了。“我仔细看过这个柜子里的东西，这里有一个人的头盖骨，两根腿骨，还有一块白色的裹尸布。奇怪吗？”德·莫莱什么都不想说。反之，他在想着每个志愿者在加入骑士团时说出的发自肺腑的那句话：我愿意为上帝而受难。

“你的很多兄弟都告诉过我怎么使用这些物品。”英伯特摇着头，“你们骑士团真是越来越让人讨厌。”

他差不多快说够了。“我们只听命于我们的教皇，他是上帝的奴仆，我们是他的奴仆。他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裁决。”

“你们的主教也要听从我们国王的差遣。他是不会来拯救你的。”

是的，教皇的使者已经同意传达德·莫莱的供词，但是他们很怀疑这是否真的能够改变圣殿骑士的命运。

“把他扒光！”英伯特命令道。

自从被囚禁以来，德·莫莱的长衫已经破碎不堪了。看着长衫被扒掉，德·莫莱并没有真的感到沮丧，因为衣服太脏了，散发着屎尿的气味。但是，教规规定任何兄弟都不得裸露身体。他知道，宗教裁判所希望让它的殉道者赤裸着身体——毫无傲慢，所以他告诉自己不必去在意英伯特的凌辱。他56岁的身体依旧保持着完美的身姿。和其他骑士兄弟一样，他很在意自己的形象。他高高地挺立着，维持着自己的尊严，然后平静地问道，“我为什么要受到羞辱？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这个问题夹带着怀疑。

“这里是礼拜的地方，可你居然扒光了我的衣服，还盯着我裸露的身体看，要知道，基督教徒认为这是很可耻的行为。”

英伯特走了下来，拉开了立柜的铰链，从中取出一块很长的斜纹布，“我们的国王已经给你们的骑士团定了十项大罪。”

德·莫莱知道这些罪状，从拒绝圣礼到崇拜幽灵，从利用非法手段谋取暴利到同性恋，菲利普给他们罗织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。

“我最感兴趣的是，”英伯特说道，“你要求你的每个兄弟都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，他们居然敢向十字架吐口水，还用脚踩踏十字架。你的一个兄弟还告诉我，有些人是怎么向耶稣基督的画像撒尿的。这是真的么？”

“这个问题你该问那个人。”

“真不幸，他受不了我们的严刑，已经绝命了。”

德·莫莱说不出话来了。

“我的国王和教皇陛下对你们的这个罪状尤其愤怒。我相信，作为一个在教堂出生的人，你能看见，当他们知道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时，他们会多么愤怒。”

“现在我只想跟我的主教说话。”

英伯特打了个手势，两个卫兵走了过来，他们用夹具套住了德·莫莱的双腕，然后一人走到一边用力去拉他的手腕，把他的双臂拉直。他们丝毫不在意德·莫莱撕烂的肌肉。英伯特从他的黑袍下抽出了一根多尾皮鞭，每个鞭梢都绑着一块骨头，鞭子敲打在地面上，噼啪作响。

英伯特照着德·莫莱伸直的胳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，然后又开始抽打他裸露的后背。剧烈的疼痛像电流一样涌灌德·莫莱的全身，又很快消逝，他的身体

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……德·莫莱不想让英伯特看到他痛苦的表情而得意，但是他实在无法忍受巨大的疼痛，他开始高声地喊起来。

“不许藐视宗教裁判所！”英伯特命令道。

德·莫莱尽力控制着他的情绪，他为他的喊叫感到羞耻。他瞪着审判者狡猾的眼睛，等着下文。

英伯特也回瞪着他。“你不承认我们的救世主，说他是普通人，不是上帝的儿子，对吗？你玷污了十字架，对吗？很好。现在我要让你知道玷污十字架是什么后果。”鞭子又抽了下来——抽在了他的背上、屁股上、腿上。锋利的鞭梢撕裂了他的肌肤，鲜血伴随着鞭子的下落而飞溅出来……

世界渐渐模糊。

英伯特停下了他的鞭子。“把‘王冠’给他戴上！”他喊道。

德·莫莱抬起了头，他努力集中精神，想看清眼前的一切。他看到了一个环状的黑铁。铁圈的边缘布满了钉子，钉子的末端向下或向内倾斜着。

“你们不是拒绝承认耶稣基督么，现在我要让你尝尝他所忍受的折磨。”

卫兵把“王冠”紧紧地箍在德·莫莱的头上。钉子插进了他的头皮，鲜血从伤口处渗了出来，染红了他的头发。

英伯特把鞭子扔到了一边，说道，“把他带过来。”

德·莫莱被拖到了礼拜堂边上一个很高的木门里，这间屋子曾经是他的私人寓所。里面放着一张特制的矮凳，他站在了上面。一个卫兵让他保持笔直站立，另一个站在旁边，以防他反抗，可德·莫莱实在太虚弱了，他根本无力反抗。

德·莫莱的手铐被摘了下来。英伯特递给了另一个卫兵三根长钉。

“把他的右臂钉在上面，”英伯特吩咐道，“就按刚才我们准备好的做。”

德·莫莱的右臂被拉到头上。手拿钉子的卫兵走了过来，德·莫莱看到他手里还有一个铁锤。他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了。

天啊！

德·莫莱感觉到他的一只手腕被人按住了，接着钉子的尖头抵住了他汗涔涔的肌肤。他看到了挥舞的铁锤，也听到了金属的撞击声。

钉子穿透了德·莫莱的手腕。一声凄惨的尖叫在教堂上空回响。

“你找到他的血管了么？”英伯特问那个卫兵。

“没碰到血管。”

“好。这样他不会流血致死。”

德·莫莱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骑士团在圣地的最后一次艾可守卫战。他回想起利剑插入血肉的感觉：深、猛烈、持续的疼痛。而钉子穿透手腕比这些加

起来还要恐怖。

他感觉到左臂又被拉开了一个角度，接着又一根钉子刺破手腕，直入血肉。他咬着舌头，忍着不发出声音，但是剧烈的疼痛让他不得不咬紧了牙齿。他的嘴里充满了鲜血，他强迫自己把血咽到了肚子里。

英伯特一脚踢开了长凳，现在德·莫莱一米八身躯的重量完全由他双手的腕骨来承担，尤其是右手，因为左臂的角度使右臂行将撕裂。德·莫莱感到自己的胸膛里似乎有什么要爆裂出来，疼痛一阵接一阵地冲击着他的大脑。

其中一个卫兵抓住了他的右脚，仔细地查看皮肉。显然，他在想在哪里下钉子最合适，想找一个血管不密集的位置。最后，他们把德·莫莱的左脚放在右脚下，然后用一根长钉把它们钉在了木门上。

德·莫莱发出了一声更为凄厉的惨叫。

英伯特满意地看着眼前的作品，“出血很少。做得不错。”他退后几步，对德·莫莱说，“你跟我们的救世主在忍受着一样的痛苦，嗯，有一点不同。”

现在，德·莫莱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把他钉在门上了。英伯特慢慢地摇动着门板，打开门，又猛地把门关上。

德·莫莱的身体被门向一个方向带动，接着又向另一个方向带动，随着把他的双脚钉在门上的那根长钉转动，很快，他的肩膀就脱白了。这种剧烈的疼痛是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。

“就像在拷问台上一样，”英伯特说道，“疼痛也是分等级的，我有办法来控制你的疼痛。我可以把你吊起来，也可以让你来回摆动。或者我也可以选择刚才那种方式，那种最厉害的方式。”

世界在德·莫莱面前变得忽明忽暗，他几乎不能呼吸了，他的每一块肌肉似乎都在痉挛。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，汗水浸透了他的肌肤，他感觉自己好像发了高烧，身体就像一团燃烧的烈火。

“现在还敢藐视宗教裁判所吗？”英伯特问道。

德·莫莱想告诉英伯特，他恨透教会组织了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如此可耻。一个孱弱的团长被一个破了产的法国国王控制着，国王几乎颠覆了人们公认的最伟大的宗教组织。整个欧洲分布着一万五千名教徒和九千幢地产。骑士团的一支曾一度占据了圣地，并在那里繁衍了两百年。圣殿骑士团和所罗门神庙正是优秀的代表。但是，骑士团的成功却招来了别人的嫉妒，而德·莫莱，作为团长，他必须知道如何面对这场身临其中的政治风暴。他不能太古板，更不能直言不讳，他要能曲能伸。谢天谢地，他预见到了正在发生的事件，并做了一定的防备。所以，菲利普四世永远也不可能找到圣殿骑士留下的任何金银财宝。

而他自己，恐怕也永远看不到这些宝藏了。

德·莫莱使出了他最后的一点力气，抬起了头。英伯特正打着他的如意算盘，他认为德·莫莱会说出一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。

“见鬼去吧，”德·莫莱以微弱的声音说道，“你和你的狗腿子都见鬼去吧！”

说完这句话，德·莫莱的头又耷拉到了他的胸脯上。他听到了气急败坏的英伯特大声命令卫兵摇晃这道木门。剧烈的疼痛已经麻痹了他的每一寸肌肤，他已不在意这点疼痛了……

他被抬了下来。他不知道他到底在门上挂了很久，但是他丝毫无法感觉到解除刑罚的轻松，因为他早已经麻木了。他被抬着走了一段距离，最后他意识到他被送回自己的牢房了。狱卒把他放到了破床垫上，他的身体沉入了柔软的折叠床，闻到了那股他熟悉的臭味。

“我听说，当一个新兄弟入会的时候，你们会用一块亚麻做的裹尸布把他盖上。似乎是让他先体验死亡，再获得成为圣殿骑士的新生。现在，我也让你享受这个荣誉。我特地从教堂的柜子里给你拿来了一块裹尸布。”英伯特走了过来，把一匹亚麻布盖到了德·莫莱的身上。现在，他看不到那些血淋淋的地方了。“我听说圣地的骑士团都用这种布进行入教仪式，我就把它带回来，给每个新入会的巴黎人使用。现在你获得新生了，”英伯特嘲笑说，“躺在这儿好好想想你的罪过。我会回来的。”

德·莫莱太虚弱了，他根本无力回答。他知道英伯特很可能经人授意，不许处死他，可他也意识到，根本没有人会来照料他。他一动不动地躺着。身体的麻木渐渐消失了，代之而来的是剧烈的疼痛。他的心仍然在剧烈地跳动，汗出如雨。他告诉自己要平静下来，想想开心的事。他想起了一件他的审判者非常想知道的事，这件事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这是骑士团特有的方式：上一任团长只会把秘密告诉下一任接替者，也只有这一位。不幸的是，因为这突如其来的逮捕和骑士团的保密规矩，现在，德·莫莱得想另一个法子来传递骑士团的秘密了。他不能让菲利普或教会知道这个秘密，他只想告诉他们一些他想让他们知道的事。《圣诗》里不是有这样一句话么？“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利伤人。”

但是，《圣经》中所描述的死亡也悄悄地降临了。也许，他困扰已久的灵魂终于可以得到解脱了。当他躺在裹尸布里，身体不断流出鲜血和汗水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想着《申命记》^①里的这句话：

你且由着我，我要灭绝他们。

① 《申命记》为《旧约》中的一卷，为预言。

第一部分

丹麦 哥本哈根

6月22日,星期四,下午2:50

几乎是在看到斯蒂芬妮·内尔的同时,科顿·马隆看到了那把刀。他正惬意地坐在尼古拉咖啡店外面白色的格子椅上,享受着温暖的阳光,阳光明媚的下午总是令人心情舒畅。眼前是著名的丹麦广场——霍伊布罗广场,广场上站着形形色色的人群。咖啡店还是像以往那样生意兴隆,他的神经也兴奋起来——他已经等了斯蒂芬妮半个小时。

斯蒂芬妮是一个六十多岁、身材娇小的女人,但她却从不确认她的年龄。马隆曾经看过司法部关于斯蒂芬妮的人事记录,她的“出生日期”一栏写着醒目的“无”字。她的一头黑发上点缀着银色的波纹,褐色的眼睛透出她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特有的同情心,同时,作为公诉人的她,目光中也充满了坚定和威严。曾经有两位总统邀请她做首席检察官,可是都被她一一回绝。还有一个首席检察官曾努力游说议员,希望他们能解雇她——因为之前她受FBI(联邦调查局)委派对他进行过调查——不过,白宫否决了这一建议。因为,斯蒂芬妮·内尔在其他事情上都是谨慎并忠实的。

相比之下,那个手里拿着刀的男人显得更矮小结实,他有着一张细窄的面孔和一个气派的平头发型。他那张东欧人特有的脸庞上透露出一丝忧虑——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神情,相比他手上的闪闪发光的尖刀,这种表情更让马隆担心;另外,他的穿着很随意,上半身套着血红色的夹克,下半身穿着一工装裤。

马隆从椅子上站了起来,但是他的目光还停留在斯蒂芬妮身上。

他想喊她一声,提醒她有危险,但是他们之间相隔太远,她肯定听不到。霍伊布罗广场上矗立着很多现代派雕像,很快,他的视线就被一尊雕像暂时挡住了——这尊雕像刻画的是一个猥亵的胖女人,她正裸体俯身躺着,她的屁股很显眼,圆得就像暴露在风中的山丘。不久,斯蒂芬妮的身影出现在了青铜像的另一边,手里拿着刀的那个男人跟得更紧了。马隆看到,那个人割断了挂在斯蒂芬妮

左肩上的皮包带，猛地拽走了她的皮包，然后把她推倒在石板上。

随着一声女人的尖叫，人们纷纷转头，看到那个抢包的人正挥舞着一把尖刀，人群开始骚乱。

红夹克拎着手提包向前冲去，撞开了几个人，夺路而逃。出了人群，小偷转而向左，绕过了另一个铜像，然后全力向前跑去。他似乎正朝着商业街的方向跑去——那是一条蜿蜒的步行街，位于霍伊布罗广场以北，在购物区的深处。

马隆跳了起来，打算在那个抢劫犯拐过街角之前截住他，但是一堆自行车挡住了前面的路。他绕了个圈子，全速向前跑去。他又绕过了一个喷泉，然后撞到了那个抢劫犯身上。

他们一起摔倒在坚硬的石板上。马隆立刻注意到，他的对手也很强壮。红夹克毫无畏色，打了个滚，然后用膝盖撞向马隆的腹部。

突然之间，马隆感到呼吸停滞了，他觉得五脏六腑就像翻江倒海一样。

红夹克跳了起来，转身向商业街跑去。

马隆也站了起来，但又立刻蹲了下去，他吃力地喘了几口粗气。

该死！他已经久疏战阵了。

他努力让自己站了起来，继续向前追去，他的猎物早已跑到十多米外了。在刚才的搏斗中，马隆一直没看到那把刀，但当他向街道望去的时候，他看到歹徒手上还抓着那个皮包。他的胸部像要烧着了，但他已经拉近了两者的距离。

霍伊布罗广场和商业街上停着一排花车，红夹克从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手中一把抢过一辆花车。马隆非常讨厌这些小贩，因为他们经常挡在他的书店前面，尤其是在礼拜六的时候。红夹克猛推了一把花车，花车沿着鹅卵石路向着马隆直冲过来。他不能让这辆花车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——大街上有很多人，还有小孩。于是，他向右冲去，抓住了花车的把手，用力猛拉花车，让它停下。

他向后面瞥了一眼，看到斯蒂芬妮正站在商业街的街角，她的旁边站着——一个警察。他们之间的距离大约有半个足球场那么长，他没有时间等她。

马隆全力向前跑去，他不知道这个歹徒到底想去哪。也许，在商业街与霍伊布罗广场——哥本哈根热闹的广场边，这个歹徒的车就停在那里，或者那儿有个司机正在等着他。他可不希望这样。这个地区是讨厌交通堵塞的人的噩梦，而这里的斯图格特步行街则是购物者的天堂。他感觉自己的大腿疼痛难忍，他几乎体会不到在海军军营和司法部进行训练时的感觉。在辞职一年之后，他的体力早已大不如前。

前方逐渐隐现出了圆塔的轮廓，圆塔偎依着三一教堂，就像挂在午餐桶上的热水瓶。这座圆柱形的建筑结构有九个楼层，是丹麦的克利斯汀四世于1642年下令建造的。他统治时期的标志是一个镀金的“4”包裹在字母“C”里，这个标志镶嵌在简朴的砖楼上，看起来熠熠生辉。有五条大街纵横交错在圆塔四周，红夹克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街逃跑。

警车出现了。

一辆警车紧急刹车，停在了圆塔的南侧。另外一辆警车停在了商业街上，挡住了歹徒向北逃跑的出口。现在，红夹克被包围在圆塔所在的广场上。红夹克迟疑了片刻，似乎在判断当前的形势，然后向右跑去，消失在了圆塔里。

那个笨蛋在做什么？除了一楼的正门，圆塔没有其他出口。可能红夹克并不知道这点。

马隆向着圆塔的入口跑去。

圆塔里没有直通楼顶的电梯或扶梯，只有一条螺旋形的铺道直通楼顶。这条铺道最早建于17世纪，以便将庞大的天文仪器运送至楼顶。本地的导游经常会讲俄国的彼得大帝故事：彼得大帝骑在高高的马背上，他的皇后坐在他身后的马车里……

他向上跑去。

这是一个螺旋形的斜坡，跑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经过了大厅的入口，他看到玻璃门已经锁上了，门内关着灯。圆塔的外墙上排列着两扇装饰性的窗户，每扇窗户上都有铁栅栏。他又听到了脚步声，他知道红夹克还在往楼上跑。

他继续向上跑去，他的呼吸越来越吃力，步履也越来越沉重。他看到墙壁上高高地挂着一幅中世纪的星象图，经过了星象图之后，他放慢了脚步。他知道，再走几米，过了这个斜坡的最后一道弯，就是通向楼顶平台的出口了。

他蹑手蹑脚地向前走去，穿过了拱门。平台的中心有一个八角形的天文台，四周是宽阔的阳台——这座天文台并不是在克利斯汀四世时期修建的，而是近代的产物。

在他的左侧，一个装饰性的铁栅栏围绕着天文台，惟一的入口已经锁上了。右侧，一条铁格网环绕着圆塔的边缘。掠过较低的栏杆，可以看到远处一片片的红瓦屋顶和绿色尖塔。

他绕着平台向前走去，忽然，马隆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俯卧在平台上，红夹克挟持了一个老妇人，站在她的身后，他的胳膊搂着她的前胸，手里的尖刀抵在了她的脖子上。她似乎想尖叫，但是恐惧抑制了她的声音。

“保持镇定。”马隆用丹麦语对老妇人说道。

马隆仔细地打量着红夹克。他显得窘迫不安，眼神里露出了悲伤。在炽热的阳光下，他的额头渗出了汗珠。基于目前的形势，马隆知道他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下面传来了脚步声，马隆知道，警察马上就要上来了。

“冷静点，好么？”他用英语问道。

看得出来，对方明白他的意思，但是并没有放下刀。红夹克向着远处的天空望了一眼，然后又盯住了马隆。他似乎已经濒临绝望了，这让马隆更加担心。绝望的人往往会铤而走险。

“把刀放下！警察马上就上来了，你无路可逃了！”

红夹克又向天空望了一眼，然后转过头盯着马隆。他似乎犹豫不决。他要干什么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，这名歹徒会从三十米高的塔楼上跳下去吗？

下面的脚步声听得越来越真切了。

“警察来了。”

红夹克后退了一步，但他仍紧紧地抓着那个老妇人。马隆感觉到，发出最后通牒将会迫使红夹克做出某种选择，于是他再一次澄清，“你无路可逃了！”

红夹克绕在老妇人前胸的手臂勒得更紧了，他又看了看马隆。他已靠到了齐腰高的外栏杆上；他和他的人质后面只有空气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

那双眼睛里已经看不到恐慌，那个人突然显得很镇静。他猛地推开了老妇人，马隆急忙向前冲过去抱住了她。红夹克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，他的手里还拎着斯蒂芬妮的包。忽然，他高喊了一声“Beauseant(光荣)”，然后跃过了栏杆向下跳去，在他的身体落向大街的一刹那，他用刀割开了自己的脖子。

当警察出现在门口的时候，老妇人号啕大哭起来。

马隆放开了她，向着栏杆冲了过去。

红夹克四肢伸开地躺卧在三十米之下的鹅卵石上。

马隆转身回望着天空，目光掠过了天文台上的旗杆。丹尼布洛(丹麦国旗)——那面印有白色十字的红旗，仍在迎风飘扬。

那个人刚才在看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跳下去呢？

他向下望去，看到斯蒂芬妮正站在拥挤的人群中。她的手提包就在那具尸体几米之外的地方，他看到她迅速拣起了手提包，然后挤进了人丛中。马隆的目光一直尾随着斯蒂芬妮，他看到她走出了人群，沿着圆塔旁的大街向着繁华的大街走去，一直没有回头。

看到她如此匆忙地撤离了现场，他不禁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，“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”

2

斯蒂芬妮的身子哆嗦了一下。她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6年，掌管麦哲伦军营15年，所以她早已知道：如果一个东西用四条腿站立，有着一个长鼻子，散发出花生的味道，那么它一定是头大象。它没有必要在胸前挂着一个标志。面前这个穿红夹克的男人的所作所为明摆着他绝不是个想抢钱的贼。

他肯定是另有目的。

毫无疑问，有人知道她到丹麦的目的了。

她看到了那个贼从塔楼上纵身跃下的整个过程——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亲眼目睹死亡。这些年来，她的同事谈论过这类事，她也有所耳闻，但是道听途说和亲眼目睹毕竟有着天壤之别。那个人的身体重重地撞击鹅卵石，摔成了一摊令人作呕的烂泥。是他自愿跳的么？还是马隆强迫他跳的？他在跳之前有没有挣扎？他跳楼前说过什么话没有？

斯蒂芬妮的丹麦之行只有一个目的。不过，她倒是打算跟马隆见上一面。几年前，马隆曾是她为麦哲伦军营挑选的12名骨干之一。她认识马隆的父亲，也看着马隆一天天长大，她很高兴马隆能从海军军法署调到司法部工作。马隆后来成了她最好的部下，她对马隆去年的辞职深感失望。

自从马隆走了以后，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，只是在电话里交谈过几次。当他追击那个贼的时候，斯蒂芬妮注意到，他高大的身躯依旧强壮，浓密的头发打着卷儿，一如往昔，泛着浅浅的棕黄色……在她的记忆中，他就像大楼里古老的石头，一直环绕在她身边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为她工作，他做事总是那么干脆利落，特立独行，这也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侦探——一个值得信任的下属。事实上，她在她的心目中，不仅仅是一个下属。

他是她的朋友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想要他插手这件事。

像马隆一样追击那个穿着红色皮夹克的男人，对她而言是个不小的问题。现在，去和马隆见面也面临着一堆问题，她不愿意去回答这些问题。

本来只是与一个老朋友的普通聚会，现在却不得不等待下一次机会。

马隆从圆塔里出来，尾随着斯蒂芬妮。当他离开塔顶的时候，他看到医护人